

論波克罗夫斯基 历史观点

米·納伊金諾夫等著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学术資料研究室編

(內部发行)



論波克罗夫斯基 历史观点

米·納伊金諾夫等著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学术資料研究室編

論波克罗夫斯基历史观点

〔苏〕米·納伊金諾夫等著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学术資料研究室編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張 4 $\frac{1}{4}$ · 字數 91,000

1963年5月第1版

196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11002·366 定价 (七) 0.50 元

印數 0,001—1,500

目 次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和他在苏联史学中的 地位	米·納伊金諾夫 (1)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院士和他在苏联历史 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謝·杜勃罗夫斯基 (41)
对謝·杜勃罗夫斯基的《米·尼·波克罗夫 斯基院士和他在苏联历史科学发展中的作 用》一文的討論	苏联《历史問題》杂志編輯部 (92)
論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点	奧·索柯洛夫 (111)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和他在 苏联史学中的地位

米·納伊金諾夫

很难举出任何一个苏联历史学家，他的声望能够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生前所享有的非同寻常的盛誉相比。也很难举出一位苏联史学的代表，他的科学活动受到如此矛盾的評價。在对約·維·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波克罗夫斯基的名字实际上从科学中勾銷了。現在，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之后，已經用不着过份急躁和装腔作势，可以平心靜气地来分析波克罗夫斯基的著作遺產，研究他在历史战綫上的实际活动，并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他在苏联历史科学的历史中应有的地位。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給个人迷信以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历史学家的創造性思想不可避免地要轉向于批判地理解苏联历史科学所經歷的道路。这种渴望归根到底体现为建立苏联历史科学史的任务。这个任务一經提出，不久以前在苏联史学中占統治地位的对波克罗夫斯基評價的毫无根据，就显而易見了。因为根据这种評價，波克罗夫斯基的著作簡直应当作为一种同苏联历史科学的精神相敌对的东西，而被摒棄于苏联历史科学的范围之外。然而事实不容有任何怀疑，正是他在至少最初十五年里領導了苏联历史科学。1960—1961年在《苏联历史》杂志上展开的苏联历史科学史分期的討論，

清楚地表明，不重新审查对波克罗夫斯基的评价，要建立真正与事实相符的、有科学根据的苏联历史科学史，是不可思议的。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向苏联历史学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任务。目前在一系列的科学报告中已经有了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新评价。出现了第一批研究著作，它们对这位杰出历史学家的世界观、历史观点及其在苏联历史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根本不同的解释。^①在这些研究著作中，引用了许多新的、有趣的事实，以及宝贵的材料，使我们重新看到苏联历史科学的一个创始者的形象。然而这些论文“只是对波克罗夫斯基史学遗产开始进行重大科学探讨的尝试”。^②

对作为历史学家的波克罗夫斯基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符合事实的评价，远不是简单的事情。波克罗夫斯基的著作遗产是大量的。谁即使多少了解一下这些遗产，便会知道，在他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原理同零零碎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多么离奇地交错着。

然而，正是波克罗夫斯基的著作可以作为一种主要的依据，来说明他的哲学和历史观点，以及确定他在苏联历史科学发展中所起的真正作用。研究这位历史学家的全部科学活动和实际活动，必须根据他进行这种活动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同时考虑到当时摆在苏联历史科学面前的任务。

波克罗夫斯基生于1868年，二十三岁毕业于莫斯科大

① 奥·索柯洛夫：《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点》，《共产党人》1962年第4期；谢·杜勃罗夫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院士和他在苏联历史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历史问题》1962年第3期。

② 参看上述谢·杜勃罗夫斯基的论文，第31页。

学。他开始科学活动是在 1890—1900 年。这是俄国史学发展上的一个复杂的时期。这个时期，貴族資產階級史学已經经历了一个短暫的高漲时期之后，日益进入深刻的思想危机时期。当时在貴族資產階級史学中占优势的国家学派^①的历史学家，絕對无力給予在他們眼前所展开的事件以科学的說明，愈来愈埋头研究遙远的过去，主要从事于搜集事实。社会学派的拥护者（巴甫洛夫-西里万斯基^②等）企图通过俄国和西欧各国过去历史的对比，来探求它們发展上的某些共同的社会学規律性。然而唯心主义观点是妨碍他們达到既定目的的不可克服的障碍。社会学派也无法使貴族資產階級史学摆脱危机。

同时，在 80 年代格·瓦·普列汉諾夫的著作中，俄国历史的許多問題是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闡述的。90 年代，新的、馬克思主义学派完全形成了。这个学派是在远离学院中心、在地下革命小組中产生的。它的創立者不是領得证书的学者，而是为劳动者从剝削和压迫下解放的事业献身的革命战士。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者是弗·伊·列宁。早在 90 年代他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这本天才的著作中，他按照新的观点解决了那么一些科学問題，这些問題总合起来，当时已經构成了真正科学理解俄国历史过程的可靠基础。后来这种新的、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革命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弗·伊·列宁本人的文章和专著中发展和加深了。虽然也还没有写出一部著作，系統地闡述对俄国史的

① 这个学派的历史学家把全部历史描写成国家的历史，故名国家学派。

——譯者

② 尼·巴甫洛夫-西里万斯基（1869—1908），俄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

——譯者

馬克思主义观点,可是这种观点已經存在,并且服务于在思想上武装工人階級的革命政党。

一方面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危机,另一方面馬克思主义的胜利,决定了一种特殊思潮——合法馬克思主义的产生,这一思潮也为俄国史学中以經濟唯物主义称号而聞名的一种学派奠定了基础。这一学派的拥护者(彼·貝·司徒卢威^①、米·伊·杜岡—巴拉諾夫斯基^②等)竭力使馬克思主义适合于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閹割它的革命內容,只吸取經濟学說,而拋掉科学共产主义奠基者从这个学說中所得出的結論。他們使俄国历史的研究也服从于这个目的。无疑的,从90年代末期起,甚至在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后实质上仍然站在經濟唯物主义立場的尼·阿·罗日科夫^③,也已經接近他們。

在各种思潮相互斗争的这种复杂情况下,一个出身于小資產階級的年輕历史学家世界观形成的道路,不能是简单的和輕松的。波克罗夫斯基发表在《中世紀史讀物》里的初期著作,明显地带有他的老师瓦·奧·克柳切夫斯基^④和巴·加·維諾格拉多夫^⑤思想影响的烙印;就其观点來說他們是折衷主义者,他們对俄国和西欧各国历史中的經濟問題感到兴趣,

① 司徒卢威(1870—1944),俄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政論家和哲学家,“合法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譯者

② 杜岡—巴拉諾夫斯基(1865—1919),俄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合法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譯者

③ 尼·阿·罗日科夫(1868—1927),俄国历史学家,孟什維克。——譯者

④ 瓦·奧·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著名俄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譯者

⑤ 巴·加·維諾格拉多夫(1854—1925),俄国資產階級中世紀历史学家。——譯者

虽然他們离开对經濟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真正作用的理解仍然有十万八千里。然而在这些著作中的最后一部著作——1899年发表的《中世紀末期的西欧經濟生活》这篇論文里，^①波克罗夫斯基表现出經濟唯物主义的傾向。有些历史学家写到20年代波克罗夫斯基的时候，试图把这些著作評价为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毫无根据的。1924年，他自己就曾經声明，他的創作活动的时期，“在1905年以前可以說是民主主义幻想和經濟唯物主义时期”。^②

波克罗夫斯基世界观的轉变，是同第一次俄国革命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这反映在他的生平很重要的这样一事实上，就是1905年他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且馬上参加了布尔什維克派。毫无疑问，如果以为波克罗夫斯基入了党，就一下摆脫掉从前思想影响的包袱，那是不可容忍的簡單化想法。这个包袱还曾經长期地压抑他的世界观，波克罗夫斯基政治上的动摇在往后年代鮮明地表现出来，那时他加入召回派，給“前进”派的刊物撰稿。

然而也不能够同意那样一些历史学家的意見，他們实际上否认波克罗夫斯基加入布尔什維克党这一事实在他的世界观形成上的任何意义。加入布尔什維克党，結果是最积极地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同工人群众經常联系。波克罗夫斯基本人1928年在他的六十誕辰庆祝会上說，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在他的世界观的发展上起了决定作用。他說，正是工人群众“使我由一个經濟唯物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变成了真正馬克思主义者”。^③

① 90年代波克罗夫斯基的所有著作都是探討西欧中世紀的。

② 《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4年第10—11期，第210頁。

③ 《历史科学和阶级斗争》，第2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第300頁。

波克罗夫斯基世界观的这种深刻的变化，在他的一本于1906年出版的《經濟唯物主义》小册子里，充分明显地反映出来。誠然，他在这本小册子里还有術語上的混乱，往往把“經濟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和“馬克思主义”混为一談。但是他已經看到这些历史理論之間的深刻的区别。他着重指出：“馬克思主义……比‘經濟唯物主义’实在更为复杂。馬克思主义非但用經濟原因來說明历史，而且从階級斗争的一定形式来理解这些經濟原因。这是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它不同于許多資產階級作者的和平进化的經濟主义……”^①这本小册子里的以下一切叙述，实际上也都是解釋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論的，或者用波克罗夫斯基的話說，是解釋“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他深刻揭示經濟唯物主义理論的站不住脚。他写道：“再沒有比那种把唯物史观加以幼稚的‘簡單化’更錯誤的了，这种簡單化使得历史成为一种依次进行的盲目的自发过程，好像世界上人和他們的意識就根本不存在似的。”（第14頁）不久以前还是經濟唯物主义的拥护者，他却非常准确地給了經濟唯物主义以打击。接着他帶点諷刺的口吻写道：“依照这种幼稚的理論，如果人們停止了为生活、自由和幸福而进行的一切斗争，把无所事事的两只手交叉在空空无所有的胸口，那么历史到底怎么个經由机械的道路繼續发展，好像开动了的手搖風琴。”在波克罗夫斯基看来，所有这些是同馬克思主义完全背道而馳的。深信这个学說的正确，他表示“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教給人以任何这类东西。因为它的創始人曾經证明，——波克罗夫斯基着重指出，——‘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他們存在的形式，而恰恰相反，社会的存在

① 波克罗夫斯基：《經濟唯物主义》，莫斯科，1960年，第3—4頁。以下引文在正文中注出該書頁碼。

決定他們意識的形式’，——他想拿那種大胆地分析‘思想’，直到分析思想的最后的、最深刻的根源的科學理論，來反對那種把‘思想’當作一切社會變革的最后原因的流行的資產階級理論。他想用這些話提起注意，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在理論家們的恬靜的書房里杜撰出來的，而是從生存鬥爭的最深處產生出來的。因而，在鬥爭中產生的偉大的歷史思想本身，又是強大的鬥爭工具”。（第 14 頁）

波克羅夫斯基特別對於闡明階級鬥爭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中的地位，非常注意。他認為“作為歷史動力”（第 22 頁）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動態”的表現，而不是它的“靜態”的表現，也就是不是時代經濟在時代意識形態上的表現，不是生產條件在人們觀念中的表現。波克羅夫斯基解釋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時，強調這樣的思想，就是在科學共產主義奠基者看來，階級對抗是“世界對抗，即世界生活過程賴以形成的一系列矛盾的局部情況”。（第 22 頁）

由此可見，在題名《經濟唯物主義》這本小冊子里，波克羅夫斯基不僅解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最重要原理，而且對批判經濟唯物主義理論，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所有這些對於曾經是一個經濟唯物主義者來說，就是前進了一大步。《經濟唯物主義》這本小冊子雄辯地證明，早在 1906 年，馬克思主義恰恰是給予小冊子作者的整個世界觀以決定性影響的學說。同時，在波克羅夫斯基的這個實際上第一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原理，也有不確切的、不十分站得住腳的表述，有簡單化的成分；這些地方證明他在馬克思主義修養上是有重大缺陷的。

十分清楚，《經濟唯物主義》這本小冊子，一般地可以說明波克羅夫斯基在着手編寫《遠古以來的俄國歷史》這部最有份

量的著作以前的历史世界观。

波克罗夫斯基不是突然开始编写这部重大著作的。从1903年起，几乎他的所有写作都是探讨俄国史的各种问题。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发表在1907—1910年格拉纳特兄弟出版的多卷本《十九世纪俄国史》里面的文章。这些文章题目多种多样，科学水平参差不齐。正是在这些文章里，波克罗夫斯基第一次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阐述俄国历史的各种问题。同样，他给同一出版机构出版的百科全书所写的相当大量的文章，也可以说是这样的。

试图编写多卷本的俄国历史，是这位历史学家所采取的大胆步骤。不要忘记，波克罗夫斯基决定写作多卷本远古以来俄国历史的时候，他是处于流亡生活中。这造成了格外的困难，因为他没有可能利用俄国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够搜集到了各派历史学家所写的极其大量的著作，其中包括国家学派、经济唯物主义派、社会学派、心理学派代表们的著作。在《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的五卷中，引用了六十多位历史学家的著作。此外，波克罗夫斯基广泛利用了报刊的原始资料。波克罗夫斯基在这部著作中对俄国历史作了新的阐明，提出了许多新的科学问题，得出了不同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作中所包含的结论。^①

《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不同于出自贵族或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笔下的同类著作的主要一点，就是首先从经济上论证俄国历史。这个目的也规定了这部巨著的结构和科学问题的范围。波克罗夫斯基从分析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

① 波克罗夫斯基曾请尼科尔斯基撰写俄国宗教史的各章，请斯托罗热夫挑选插图并编写说明词。第1章《俄罗斯大平原的过去》是阿加福诺夫写的。本文中不赘述。

开始，闡明了无階級的社会为有階級的、封建社会所代替的条件，同时指出了为新的生产关系所制約的封建社会发展的特点，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是在土地和其他生产資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不仅不否认，而且极力强调暴力在东斯拉夫社会封建化过程中的作用，同时指出这种过程的純粹經濟内容的决定性作用。他写道：“长期緩慢发展的經濟过程，較之实行掠夺和屠杀的最有效的‘襲击’，是更加可靠地为大土地所有制服务。”^①私有制一經发生，便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因素。社会分裂为一些对立的階級。大所有者攫取了政权，他們利用它作为保卫自己經濟利益的工具。

承认俄国历史上的封建时期，就当时說来，无疑的是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实，因为在《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这部著作以前，任何一本普通教程，包括当时最風行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的教程，絲毫沒有談到封建主义。这就使得波克罗夫斯基能以对我国早期历史的一系列問題，比如說，东斯拉夫人国家的产生、俄罗斯国家的形成、农民的农奴化、徭役的发生等等問題，作出了根本不同的解决。

然而，必須指出，同俄国历史方面一些概括性著作的作者比較起来，虽然波克罗夫斯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他在封建主义的理解上並沒有能够远远越出以巴甫洛夫-西里万斯基为唯一代表的資產階級史学在这方面所达到的界限；巴甫洛夫-西里万斯基也承认俄国历史上有封建时期。

巴甫洛夫-西里万斯基对五卷本作者的影响是完全不难看出来的。虽然波克罗夫斯基着重指出大經濟同小經濟結合之下的自然經濟統治的意义，这对于理解作为特殊生产方

①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第1版，第1卷，第84頁。

式的封建主义是向前迈出的重大一步，但是他同巴甫洛夫-西里万斯基一样，主要是从法律政治方面说明封建主义。波克罗夫斯基也没有能够正确规定封建主义的年代范围。这方面的障碍是，《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的作者把封建关系的作用范围只是限制在农村，可是在城市里，在他看来，早在基辅罗斯时代已经形成高利贷和商业资本主义，它是在长时期里，好像跟封建主义同时地、平行地发展起来的。商业资本到达一定水平，便开始瓦解封建主义，其结果就是16世纪下半期的深刻农业危机。那是大世袭领地经济的危机，是使大世袭领地经济完全毁灭的危机。那种同首先由于市场关系的发展而产生的新条件不能适应的世袭领地经济的毁灭，表示了俄国古老封建主义的终结。16世纪下半期代替古老封建主义的那种不十分大的贵族地主经济，波克罗夫斯基认为已经是能够更好地适应交换关系的农业资本主义经济。这样一来，代替古老封建主义的却是商业和农业资本主义。诚然，这个结论，波克罗夫斯基本人就曾经几次加以推翻，他说到早在鲍里斯·戈都诺夫沙皇时代封建的反动，说到罗曼诺夫王朝初期封建制度的复辟，说到18世纪中叶的新封建主义，因此有时很难了解。在波克罗夫斯基看来，17世纪——18世纪俄国社会究竟是怎样一个社会。这一切说明，波克罗夫斯基那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还没有明确的理解。然而他力图给俄国历史找经济根据的那种愿望，明显地反映在引用相当可观的实际资料，来说明国内经济生活的过程、各个社会阶级的经济利益、同各阶级有关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制约性、最后是阶级斗争。《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这部著作中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从现在的历史科学发展水平来看，是站不住脚的，并且常常可以证明：作者对于他在写作时利用了他们的著作的那

些历史学家，在思想上的依从性，而同时证明他未能充分深刻地掌握馬克思主义。例如，說到莫斯科公国兴起的原因时，他直接引用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和伊·叶·扎别宁^①的著作；說到16世紀农业危机，就引用尼·阿·罗日科夫的著作；說到混乱时代，就引用塞·費·普拉托諾夫^②的著作，諸如此类等等。在对彼得改革的評價上，不难看出同巴·尼·米留柯夫^③的某些論点相呼应；在說明俄国手工工場的經濟实质和一般的闡明18—19世紀俄国工业历史上，同米·伊·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相呼应；在說明徭役經濟上，同彼·貝·司徒卢威相呼应，等等。大概，波克罗夫斯基在闡明个别問題上对他的前輩有某种依从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們的著作对于他來說恰恰是主要的資料，他要从中給自己的著作吸取实际材料。这些著作中的事实，大家知道，并不是它們本来真实面目，而是經過一番改制的了，如果没有第一手資料，就远不是总能够弄清楚它們的真正意义，可是由于某些原因，第一手資料是五卷本作者所难于到手的。此外，不应当忽視，所有这些情形从五卷本作者总的观念发展的全部联系来看，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是一种同貴族资产階級史学的长期傳統一刀两断的新的、唯物主义的俄国历史观念。波克罗夫斯基第一次在俄国历史科学中試圖从无产階級的階級立場闡明俄国历史。評價《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这部著作的意义时应当記住，它是在斯托雷平反动的黑暗年代出版的，当时那些充滿极端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腐臭气味的最反动的观念，

① 伊·叶·扎别宁（1820—1908），俄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譯者

② 塞·費·普拉托諾夫（1860—1933），俄国资产階級历史学家。他的最有名著作是《16—17世紀莫斯科国家混乱的历史概論》。——譯者

③ 巴·尼·米留柯夫（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首脑、历史学家。——譯者

在史学中盛极一时。在这种情况下，波克罗夫斯基的五卷本著作，同资产阶级史学比较起来，意味着在历史科学发展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部著作对俄国历史不仅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而且提出了资产阶级史学所回避的很多新的科学问题，其中包括在当时具有特别现实意义的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的思想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这部巨著的整个五卷。波克罗夫斯基既写到11—12世纪的基辅革命，也写到混乱时期、17世纪的人民运动、叶·普加乔夫领导下的起义、十二月党人运动、19世纪革命运动的历史一直到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同盟”的产生。这部书的优点是文字鲜明，有时简直是政论的语言。

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在波克罗夫斯基站到马克思主义方面这个时期，俄国史学中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学派。还在他着手编写《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之前很久，弗·伊·列宁发表了几十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了俄国历史的许许多多问题。其中的许多著作，大概波克罗夫斯基那时候是不知道的，特别是那些还在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前在地下出版物上发表的著作。然而像弗·伊·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一本价值很大的著作，以及1905—1912年列宁写的许多著作，无疑的，波克罗夫斯基是知道的。可是在波克罗夫斯基的五卷本中，很难发现列宁著作的影响。诚然，在第五卷中有几个地方引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所有这些地方限于单纯借用一些统计资料。

可能由于恰恰在波克罗夫斯基写作《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的年代同列宁有着政治上的严重意见分歧，从而妨碍了他利用列宁的著作。毫无疑问，对这位历史学家的世界继续发生影响的波格丹诺夫的观点，在这方面也起了不良作用。

这种影响的痕迹，在五卷本著作里相当明显地看得出来，那里涉及到商业资本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涉及到封建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把这种斗争同阶级斗争混为一谈，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评价五卷本著作，应当考虑到《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我国历史的初次尝试。同时这一尝试又是一个人进行的。

要在波克罗夫斯基的这部著作中寻找非常彻底的对俄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或者对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无数科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那是徒然浪费时间。然而就科学历史方面来研究这部著作，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卓越的意义。因为这位职业历史学家，鼎鼎有名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的学生，看来是第一次针对他的老师的最有名的教程，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公开地同自己老师的科学传统决裂，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这样，由于波克罗夫斯基的著作，俄国史学中早已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巩固地占据了它在历史这一专门科学中的地位，具有了所谓专门的性质，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易于了解。而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有科学的意义，而且有相当重要的政治意义。《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给波克罗夫斯基带来了盛名。不仅在党的队伍里，而且远远超越党的范围之外，他成了俄国史学中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公认的代表。

1914年问世的《俄国文化史纲》第1卷，是波克罗夫斯基决定针对立宪民主党历史学家巴·尼·米留柯夫的俄国文化史大部头著作而出版的，这一卷著作也有助于五卷本作者声望的增高。波克罗夫斯基在自己的新书里，实际上阐述了《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中也阐述过的对俄国过去历史的观点，虽